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

中央国家机关

“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

经典讲座 ②

本书编委会 编

阅读增长智慧，文化助力发展。

- 一场阅读的饕餮盛宴
- 一次深入的文化传播
- 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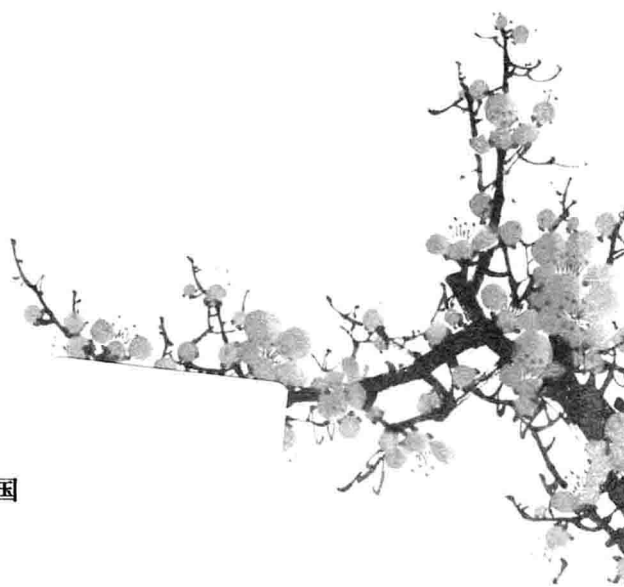
中央国家机关

“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

经典讲座 ②

本书编委会 编

中 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 2 /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编委
会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68 - 2598 - 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448 号

责任编辑 / 贺原平 张叶琳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制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古人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阅读，好比修炼内功，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可日益精进。在这个知识爆炸、信息海量、创新引领潮流的时代，坚持阅读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成为生活的必须；而在这个环境变动剧烈、生活负担沉重、心理压力增大的生存空间里，能够静下心来，锲而不舍，坚持真正的阅读，更显得弥足珍贵。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承办，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栏目组、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协办，旨在通过定期推荐书目、举办读书讲坛、邀请名家导读、开展读书交流等形式，服务并引导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读书学习、开阔文化视野、全面增强素质，进而有效服务科学发展、增强改革创新能力，并大力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在活动举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将主题讲坛的内容整理出版，受到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欢迎，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为适应需求，“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有了新的追求和进步，特别是主题讲坛活动，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完善。我们根据听众的反馈意见，加强了与主讲嘉宾的沟通，提前与他们交



流演讲的主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从而保证讲坛现场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讲坛选取的内容来看，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诸领域，既有对历史长河中精彩片段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切实关注；既包括深沉浑厚、充满思辨的哲学、宗教沉思，也涉猎灵动而飘逸的艺术欣赏。这些权威专家的睿智见解、翩翩风度和精彩演讲让我们记忆犹新。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讲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他回顾了上世纪苏联那一段令人沉思的历史，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原因从政治、经济、体制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听来耐人寻味。

——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生动地讲解了《袁崇焕：其人、其事及其精神》，引领着我们对袁崇焕这位杰出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以及他所展示出来的优秀品质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正是因为有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脊梁承载着中华文明，践行着那些永恒的价值，不屈不挠地奋斗，才使我们的历史变得如此绚丽多彩。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主讲《国家安全筹划中的战略思维》，结构清晰，逻辑缜密，他从国家安全筹划的高度讲解了战略思维的概念、基本特征以及决定战略思维质量的四大因素，将我们的思维引入更加广袤和恢弘的背景中。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与我们分享了《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他系统地讲述了儒家的文化体系、治国理政思想、人生观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展现了儒家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统一绵延、不断发展的独特价值与重大贡献，引发我们为儒家思想的精华和其中蕴含的永恒价值所深深折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的《“全球化”的宗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对于我们国家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各领域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宗教的价值和历史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奉献给我们的则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他以“什么是中国？什么是统一？”这样启人深思的问题将我们引入对中华数千年文明史的回顾之中，进而揭示出蕴含在中国历史中的统一与分裂的辩证法，使我们领略了史论结合的精妙所在，也让我们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而自豪。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的精彩讲座，引起了我们对“我们究竟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中”的思考，他对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对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使我们对未来城市建设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两弹一星研究会理事长、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张翔将军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核武器与国家安全环境》，让我们从中深刻地领悟到核战略对营造国家安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也深刻体会到科技力量对于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的《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则将我们引入一个探索古代文明的奇妙世界，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考古学在发掘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让我们再



一次感受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祖先的无穷智慧和惊人创造力。

——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良志教授的《中国艺术中的智慧——由八大山人谈起》则将我们带入艺术欣赏的殿堂，他通过对清代初年画家八大山人绘画作品的鉴赏，告诉我们如何从传统艺术中发掘出积淀于其中的深邃思想和智慧，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清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深入地演讲了《社会建设与民生问题》，对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从现状、原因、可能的解决方式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担当，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当前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作的《“十二五”规划：编制与解读》，高屋建瓴地讲解了编制五年规划的重要作用、编制的步骤和过程，从中我们看到了五年规划的决策是如何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也使我们对“十二五”规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

为了从根本上满足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阅读需要，也为了让更多的爱书人能够分享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的精彩内容，我们依照惯例，将第二个年度的十二期讲稿集结成书，予以出版。希望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对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办公室

C Contents 目录

沈志华（华东师范学院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 1

阎崇年（著名清史学家、满学家）

袁崇焕：其人、其事及其精神 / 23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国家安全筹划中的战略思维 / 43

陈 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 / 53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全球化”的宗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81

葛剑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 105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

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 127

张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副会长）

核武器与国家安全环境 / 153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 175

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艺术中的智慧——由八大山人谈起 / 197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社会建设与民生问题 / 225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五”规划：编制与解读 / 253



沈志华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2005年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代表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今天这个题目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共产党执政 74 年会一夜之间失去了政权？我想分几个问题讲，讲一下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然后讲苏联历史上三次改革的机会为什么会错失？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来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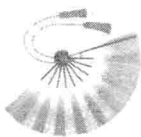
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对峙对抗了半个世纪，最后以苏联解体为终结。这件事发生以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当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和美国学者在一起开会他们总讲，现在我们可以把冷战的责任都推给苏联了。

说到苏联解体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分解一下，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要有一个区分，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

区分。在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欧洲风靡一时；到了 20 世纪的 50 年代到 60 年代，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世界上风靡一时。其实社会主义的出现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要发展的，都是要进入现代化的。怎么进入？原来有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恩格斯曾经总结过的那些资本主义实现原始积累的条件，黄金、奴隶贸易、殖民地等，都已经没有了。后进国家怎么实现现代化？于是人们看中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因为马克思毕生的精力其实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到了 19 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达到顶峰了，而它自己的内在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靠外力打碎这个国家机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前期阶段。那个时候他设想的很简单，就是消灭私有制。但实际上实现马克思这个理想的，不是在马克思认为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基础是英国的经济，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但是，后来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恰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

于是，首次出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清楚，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终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终结。那么为什么苏联会失败？有很多说法，我想至少有一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过去很多人都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

下面我谈谈我的看法，当然学者当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简单了。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起这么大作用？这就使我们想起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关于“出卖论”的一段话，他的大意是讲



我们很多人在革命运动遭到失败、追根寻源的时候就说是因为某某人的叛变。“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的本钱就依赖于某个公民的忠诚上，那太可悲了”。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中国自己的情况。历史上很多中共领导，有逃跑的，有叛变的，但中国共产党倒了吗？没有！把责任归结于某一个人，这样的解释是一种政治情绪，是一种发泄。不错，戈尔巴乔夫是有责任，面对危机他处置不当，把苏共失去政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看法，不是一个历史的看法。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又会导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这不还是把整个国家的希望、整个党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接班人的身上了吗？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20年来各国的学者，包括中国、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都进行过探讨，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民族等，确实有很多原因。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问题不是到90年代人们才发现的，而是早就知道它有问题。那么你早干嘛去了？74年你都不改？所以我想探究、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苏共执政这74年当中，它发现了问题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人有病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治啊？等到治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现在看苏联的历史，究竟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发现了问题以后有没有改正的机会，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有。我总结有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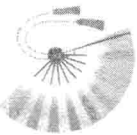
二、列宁进行的转轨尝试：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

我们先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关于十月革命现在也有很多争论。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和我们原来的理解很不一样。我认为十月革命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历史趋势，当时，俄国已经无法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其实他并不清楚。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列宁正在瑞士，他的整个思路跟马克思一样，就是要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成功也有它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列宁跟德国人的关系，要不然他回不到俄国去。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原来列宁也没有想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通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这个时候，单独跟德国讲和了，遭到 14 个国家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或者叫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就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没有货币，没有流通，一切都是配给制，是为了在战争的环境下应付危机。

十月革命后在农村的政策，就是消灭个体户，搞集体农庄，特别是搞公社。但是到了 1921 年内战胜利了，把 14 国的武装干涉都打败了，白匪也给镇压了。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政权危机不是来自国外帝国主义，也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动派，而是来自国内的工人和农民。13 个省农民暴动，为什么？因为把他们的粮食都收走了。所谓余粮征集制就是粮食征集制，根本不管是不是余粮，于是农民起来反对，跟着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过去书上都说这是叛乱，实际上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工人。虽然把这个事件镇压下去了，但是列宁看到核心的问题，就是工人反对我们，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所以列宁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策，搞新经济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机会，第一



次改革。

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很像我们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就是在农村包产到户。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鼓励独立农户，解散集体农庄和公社，在城市恢复商业，恢复个体工商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现在俄国出了四卷本的档案，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非常丰富，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开始布尔什维克的认识很简单，必须得退一步，不让步这个政权就没法维持。对工人让一步，对农民让一步，对城市的手工业者让一步，所以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但实际上到 1923 年，列宁写《论合作制》那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很可能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合作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但列宁去世得比较早，1923 年写完文章以后他基本上管不了什么事儿了。谁比较理解他的想法呢？是布哈林。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想法，提出了很著名的口号——“发财吧”，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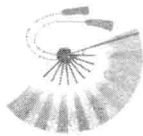
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包括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新问题。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没有人对市场经济，对市场管理、价格等问题有研究。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双轨制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商品荒的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 1927 年的谷物危机。面对这么多问题，该怎么处理？两种方式，一个是继续往前走，一个是往回走。但改革又与俄共的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了。

列宁去世的时候，斯大林只不过是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

记，这个总书记原来的地位是很低的，总书记就是总秘书，整理整理文件，发发通知。即使是这样，列宁也有担心。列宁说斯大林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合适？请中央同志们考虑。斯大林这个人很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但是他性格粗暴，在这个位置上未必合适，希望同志们在一定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斯大林非常聪明，他就挨个儿地征求意见，其实最早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他联合所有的领导人，先把托洛斯基干掉，又联合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干掉，这个时候就面临跟布哈林的争夺了，冲突就是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布哈林从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来要继续搞新经济政策，谷物危机的问题不是富农囤粮，而是价格问题等。

斯大林说不不对，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样一争论到 1929 年的时候，他就把布哈林打下去了。从党内当时多数干部的思想状态来讲，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阶级斗争、消灭商品等观念，对很多党员来说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跟商品是两码事，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商品呢？搞公有制，怎么能允许有小商小贩？所以斯大林认为，只要重新搞这个集中，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国家全部解决，不用考虑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 1930 年开始，到 1933 年大规模推行全盘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化推行是费了很大劲的，当时搞了好几年。农民不愿意，不愿意怎么办？是富农的，举家搬迁，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用火车把几百万人送到西伯利亚去，剩下贫下中农搞集体农庄，贫下中农没有财产，因为集体化就有财产了。还有整村整村反对的，最后斯大林派飞机、大炮过去，不搞集体农庄就炮轰村子，集体农庄实现了。集体农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农业给工业提供资金。搞工业化必须有积累，但是原来那些资本主



义积累方式现在社会主义都得不到了。所以没别的办法，只能搜刮农民。农业先给工业积累资金，然后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投入农业，这就是斯大林的思路。所以 1933 年集体化完成，开始搞工业化，到 1936 年工业化完成。这样一种工业化当然就是国有化，再加上计算、计划，实行计划体制。到了 30 年代的时候，苏联确实实现了工业化。

三、斯大林面对改革机会：时代发展及环境变更创造的机遇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西方 30 年代的大萧条。当时苏联人非常得意，全世界人都看到，说苏联经验好啊，美国那边一片萧条，资本家全跳楼了，这边工业化一下起来了。当时没有仔细分析它的代价问题、成本问题等。看现象，这个社会主义搞得很好，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讲，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从此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的内容，像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在一些重大的项目、重要的领域，国家直接干预，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

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再到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斯大林的模式就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和 1918 年到 1920 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它是一种战时的体制。经济学学者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全面，更透彻，简单地讲就是集中，资源调配很有优势。其实到了 30 年代末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矛盾也开始积累，但是这个时候国际形